

花艺爱好者： 弥漫在花香中的慢生活



游戏中的好友 比现实中还多

移动互联网时代,游戏已经成为年轻用户的生活方式。对于从小接触游戏的90后和00后来说,游戏与生活越来越难以割离。谈论游戏、动漫、追剧、二次元等兴趣的圈层交友占了40%。

□谢洋

23岁的黄春在广州一家KTV后厨工作。黄春租的房子离工作地点步行距离约10分钟。这间出租屋内,仅能容纳下一张1.5米宽的床和一张桌子,配有阳台和卫生间,月租200元。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“家”中,他习惯性地躺倒在床上,掏出手机,先来上两局“吃鸡”。

进入黄春的QQ空间,几乎每条动态都是关于游戏的分享,并且大部分浏览量不超过30次,点赞量也就一两个。这些年,不喜欢主动交友的他,游戏好友甚至比现实中的好友还多。“打游戏遇到厉害的、合得来的,就会加好友,下次再一起组团打boss,”他还表示,游戏好友一般只在游戏上有交流。

有一位和黄春年纪相仿的男生,一起在厨房工作,他们经常相约一起到网吧上网,但是他俩“玩的游戏不同,所以也没什么交流,各玩各的”。

在黄春的家乡,许多如他这般年纪的男生都已成婚生子,但他至今未谈过恋爱。初中毕业后,他几乎很少认识女生,亦从未想过谈恋爱的话题。

现实生活中,像黄春这样沉迷于游戏社交的年轻人,不仅限于打工群体。95后大学生吴忠岩坦言更喜欢通过游戏社交,在游戏中遇到合得来的,他一般都会互加对方QQ,没事时便会和他们聊游戏、聊近期发生的有趣的事情。现实中除了三两好友,他一般不主动找人聊天,“现实中找好友,更需要圈子,钱、背景、人脉都不可缺”。

近年来,随着手游风靡,这些游戏动辄上千万甚至数千万的日活跃用户数量,使得这些游戏成为青年群体交流的热话题和社交平台。

互联网市场从业者、泛娱乐观察者毛琳认为,以往不同的游戏间天然有话题隔离,导致游戏社交只能出现在单款游戏内,几乎很难成为全民性的社交话题。随着游戏行业寡头越来越聚集,某几个爆款游戏所集中的用户量越来越大,游戏的社交属性也会越来越突出。

在毛琳看来,移动互联网时代,游戏和二次元一样,已经成为年轻用户的生活方式。对于从小接触游戏的90后和00后来说,游戏与生活越来越难以割离。“而社交关系的融合和游戏社交性的加强,游戏会越来越让人沉迷,占用用户更多的时间。”

2017年10月,美图旗下社交产品闪聊发布《00后移动社交行为分析报告》,通过取样近万份00后用户调查问卷,并电话深度访问了122位用户,从而对00后一代的社交行为进行分析。这份报告指出,作为独生子女一代,由于社交链未成形,他们对陌生人交友的接受度史前最高,有40%的社交诉求集中于“扩列”,积极认识更多陌生人。另外,谈论游戏、动漫、追剧、二次元等兴趣的圈层交友占了40%。

游戏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青年群体社交渠道的多样性,但有专家研究发现,很多网络社交成瘾者,在网络化的生存中需要不断被肯定,容易造成个性脆弱的性格缺陷。



小雪和朋友们交流花艺。

初见花艺师小雪,是在她的“秘密花园”,一袭古风白衣,品一杯香茗,闻满室花香。有朋友路过,笑意盈盈进来,一同赏花谈花,惬意十足。无论行内还是行外,在这里都没有界限。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,越来越多的都市人乐于在花香中释放身心。

本报记者 范佳

在鲜花中长大,因花收获佳缘

小雪从小在花香中长大。她小时候生活在泰安的一个小乡村,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,母亲却坚持在屋前小院中种花。在她的记忆中,只要有绿意的季节,总有花开,花的品种就有十几个,还有梨、桃等果树。别人家院落中凌乱摆放着农具、柴火垛,而自家的院落总被母亲收拾得干净利索,生机勃勃。“母亲爱花如命,路上看到花就走不动。”小雪说,老人如今刚过八十大寿,还觉得自己没有长大。

1997年,小雪上大二那年,她到一家花店打工。这家店的老板在王舍人镇有大片花地,花店楼上还做组培,经营理念很先进。让小雪特别怀念的是去基地大棚采花的美好时光。一进大棚,满天星的清香扑面而来。

在那个没有网络的年代,花种得好产量也大,但销量不佳。后来老板改了行,送给小雪很多包装纸和丝带。就在那一年,小雪在经十路一家医院附近开了自己第一家花店,取名“满天星”,一年租金大约1600元。

一个外地的小姑娘在济南只身创业,辛苦可想而知。平日里,花店附近宿舍区里的年轻人常给小雪搭把手。有位小伙子也常来这里,一块帮小雪搬货,后来他成了小雪的先生。“这是我在花艺这个圈子中最大的收获。”小雪笑着说。

上世纪90年代末,济南的花店很少,但去医院看望病患,带一束花已经成为时髦的礼物。见小雪的花店生意好,渐渐地,周围卖火车票和卖礼品的门头都干起了鲜花生意。

后来,小雪经历了门店的不断更换。有一家花店她投入了诸多心血,专程去外地学习经验,回来后在店里设立了当时非常先进的展示区和操作台。然而这家店经营才不到半年,就因拆迁被迫关门。尽管如此,她都没有放弃,她的先生笑称她是“打不死的小强”。她曾亲手打造出济南最大的花店,成为济南花艺界的代表人物。

半夜寻遍街巷凑够99朵玫瑰

在外人的想象中,花艺人整日与花为舞,光鲜亮丽,十分风雅。其实要想了解一名花艺师技艺如何,只需看看她的手,有多少茧和伤口。花艺师干的活有时就像农民一样,是体力活。对于有些植物的汁液,还要特别小心。小雪就对一种乳白色汁液过敏,只要一碰,浑身起疙瘩。

“腰快累断了!”在教师节这天,小雪在朋友圈里这样感慨。

小雪回忆,和现在过节送礼更加多元不同,以前情人节送花更加火爆。每到情人节,做花人两三天不合眼,花店门口停辆车,通宵干活间隙,



在小雪的课上,用蔬菜水果也能做花艺。

人在车里休息一会。“做花人的辛苦我特别能体会,每次节日,都是他们最忙的时候,根本没有时间陪伴家人。”小雪说,花的损耗很大,有时白天卖不出去的花,还要搬到夜市上去卖,花店赚的都是辛苦钱。

做花虽然辛苦,但支撑他们走下去的是客人接过鲜花时心满意足的笑容。小雪见过的最执着的男孩,是在十几年前,每周给心仪的女孩送一束玫瑰。五元一枝的玫瑰选十一枝,代表“一心一意”,每周一早九点准时由花店配送。

最初的一个多月,收花的女孩并不为所动,让花店配送员不要再送。“我们看了都于心不忍,劝男孩别再订花了。但他很坚持,一连送了十四周。最后终于打动了女孩的芳心。”小雪说。

而让小雪的花友李平至今感到心头一暖的,是多年前一位客户在半夜给她的花店打来电话,这位男士要买九十九朵玫瑰给心上人过生日,但花店里的玫瑰所存不多。深夜,李平陪着这位客户转了好几条巷子,寻遍了周边的花店,才凑够了这一大捧心意满满的玫瑰。

生意红火之际她却转让花店

几年前,在鲜花事业上奋斗多年的小雪,在花店生意红火之时,却选择了把花店转让,只源于红火背后的忙碌不是开花店的初心。但她离不开鲜花,便在另一番事业的空闲里,拥有了自己的一间花室兼茶室,喝茶会友,教授花艺。

在她看来,生命中一定要有花,花就像茶一样,可以滋润心扉。小雪笑言,花艺人有自己独特的兴奋点。游览黑虎泉畔,花艺人看到的不仅是清泉汩汩,更被八角金盘的叶子所吸引。外出旅游时,看到南方山间的一束小花,都会特别兴奋,甚至石头、瓦

片,都能收集来作为花材。

她的课也颇有创意。一次,她拿来菜椒、柠檬、菠萝等蔬果,让学员创作,有学员用水果打造了小桥、园子的意境,用鲜花加以点缀,别有一番情趣。这不是她第一次“用菜做花”了,在一次花艺师的交流比赛中,她以西蓝花、桔枝、蝴蝶兰为花材,比名贵的花材更接近生活、造价低,出奇制胜,拿了冠军。

济南70后老魏便和女儿一同在这间花室上过课。老魏也是个爱花人。上世纪九十年代,他在菜市场买菜时,总喜欢顺道去对面的鲜花市场逛逛。花上两块钱,可以买到十几枝鲜花。

老魏认为,花艺人人可为,只要有爱美的心和发现美的眼睛。小区里、马路上,美好的花材俯拾皆是,极其简单的也可能是最美的。

“花做得好的一定是爱花的,做出的东西才会有灵性。往往男性有时做花更出色,更洒脱。”在小雪看来,老魏的作品很放得开。

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和老魏父女一样,选择在花艺中释放身心。不久前的暑假,在香港读书的方显姑娘回济南后认真做了两件事,学习花艺和茶道。上个月,她在千佛山兴国禅寺,听日本花道美学大家末生流第十代家元肥原庆甫讲课。“虽然听课时感觉有些云里雾里,但还是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东西,让我明白了花道中一些特定的形式规则和思想内涵。”方显说。

咖啡伴着花香,花艺综合体来袭

纵看这些年济南花艺圈的变化,小雪认为是从模仿逐步走向原创。“多年前流行很规整的包头,那时我外出学习,回来做出成品后,第二天整个花艺市场都在模仿、复制的速度特别快。”小雪说,如今的花艺更加随性,更多人喜欢花束随便一抓的自然状态。

小雪坦言,如今济南的花艺和北上广等地的差距还是很大的,北上广更讲究感觉,在店面产品的陈列等细节,都会增添更多软性的美好事物。

而李平就在努力用自己的实践缩短这种差距。李平在离开花艺行业五年后,选择再次出发,尽管熟知那份辛苦,她依然顶着压力大胆创新。走进济南泉乐坊的“花·空间花艺”,咖啡香混着花香扑面而来。鲜花、绿植遍布其间,随手可及,仿佛置身于一个神秘的花房。

李平决心要做的是综合体,不仅有鲜花,还有咖啡甜品、牛排披萨等简餐。李平认为,尽管近年来实体店被电商冲击严重,但是放松身心的实体体验不会被取代。

“如今济南的花艺,已经发展到线上线下结合的阶段,随着生活品质的不断提高,鲜花正像蔬菜、水果一样走进社区,摆上家庭的餐桌。如今在社区中除了水果、蔬菜团购,鲜花团购也开始流行。”李平说。